書展攻略

一年一度，書展到了。

書展已經辦了很多屆。第一屆是一九九一年，當時只有二百家參展商，展期四天；今年有超過六百家參展商，展期一星期。二十七年來的發展，當然有進步的地方，比如在二〇〇〇年增設兒童天地，二〇〇五年開始邀請華文作家到香港跟讀者見面，都見巧思；但二十七年來最爲人詬病的是把書展變成各大出版社的特賣場、散貨場，卻只有一年比一年地變本加厲。站在出版社的立場，這是人流最集中的賣書地方，這時候不把整個貨倉的書搬出來，還待何時？理想與現實，總是一個向南，一個向北。

有些人不認同書展的散貨文化，謝絕了書展；但我認爲，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怎樣走一趟書展，是很個人的。從外面走到裏面，需要依着警方的鐵欄，兜大圈進場；但在場館內，雖然館與館之間還是有既定路線，但基本上你的行動是自由的。只要有想法，其實你也可以走一趟屬於自己的書展。

許多人覺得，走進場館，就要看足每一個商戶，才會值回票價。質與量之間，我們常把量當成絕對的價值，其實走進沒有興趣的展區，是浪費時間（如我就不會進兒童館），所以，我建議先鎖定喜歡的展區、出版社，甚至想買的書目，比起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從場館最左邊的一排走到最右邊的一排，逐間出版社看個究竟，更稱心如意。官網早有參展商位置平面圖，一早規劃路線，只走大約四分一個場館，你會發現人人都在追趕時間，而你則在享受慢讀。

每年書展都有作家講座、簽名會——如果根據作家出現的時間去規劃書展行程，也是另一個行書展的方案。甚至，你可以無視所有的參展商，就只參加作家的講座。書展是否特賣場，有時也看你是否當書展是特賣場。

也有朋友提供一個十分另類的參與書展之法：在書展期間，不行書展，反而光顧各大小書店。當人流都聚到灣仔會展，各區的書店變得格外寂寞——不，這種寧靜，或許才吸引眞正愛書的人。只要有書，哪裏都是書展。

風陵夜話
耶　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東京島的眞實

在日本推理小說世界中，曾經出現所謂「3F現象」，即作者、主角、讀者都是女性（female），其中一個重要旗手就是桐野夏生。

桐野夏生有一部特別的作品，叫《東京島》。故事以第三人稱敘事，從抽籤遴選丈夫的儀式說起，講述四十多歲的女主角清子因海難漂流到無人島，其後有二十多名日本年輕工人也漂流上岸，將小島命名爲「東京島」。與其說此舉是爲了思鄉之情，這更因他們「認爲既然回不去，還不如把小島當成東京，快活地活下去」。三年後，另外十一個人來到島上，他們是中國人，而島上的日本人稱他們爲「香港人」。從此，無人島分爲東京和香港兩區，各自生活。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不是食物，而是島上唯一的女性——清子。

《東京島》的故事，讓人立刻聯想到發生於二戰後的眞人眞事「安納塔漢島事件」。事件指二戰期間有三十一名日本男性與一名叫比嘉和子的女性，各有原因困於安納塔漢島。他們從美軍轟炸機殘骸得到了兩把手槍。從此，島上男性因爲手槍與和子而起了一連串衝突，以致多人死亡。後來，他們決議把槍扔到海裏，但還是無阻死亡事件繼續發生，最終他們決定要處死衝突之根源，即島上唯一的女性和子。和子事先得悉此事，在美軍的協助下，逃離了安納塔漢島。

「安納塔漢島事件」駭人聽聞，就像一個活生生的社會實驗，揭露了慾望與人性的可怕，但可悲的是，這不是實驗，而是眞眞正正有人受害的事件。從眞實到想像，在桐野夏生的筆下，《東京島》更是一個涉及世代與意識形態衝突的黑暗故事，當中寄載了作者對當下日本社會不滿的隱喻，也明言了作者對於性別意識的想法，在她（女主角清子）眼裏「其實不論香港或東京，中年或年少，除了自己（清子）以外的島民全是名爲『男人』的族群，獨獨自己是女人」，而女人，總是受害的一群。

甲蟲滾球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偶遇

某日坐巴士，一上車即有個女子迎着我站起來，喊着我的姓氏稱我老師，招呼道：「來這兒！這兒有座位……」

那一帶學校成堆。我看她四十出頭，穿着斯文，便以爲是我教過的教師培訓課程的學生，隨口問道：你在哪所學校任教？她一聲輕笑：「我不是老師，多年在家帶孩子了。我是你××大學的學生……」我有點意外，她若是我的學生，畢業該有十多年了。女子見我疑惑，主動說明：「你是二〇〇〇年教我的。」

學生多，當老師的忘了教過的學生，也在情理之中。但女子後面的話令我感動：她清楚地憶述起我當年上課的一些話及特點。十八年前，在課堂上講過什麼我已徹底忘光，但它們竟記在了一個學生的心間。她甚至告訴我，劉以鬯先生前些日子去世，她看到新聞時又一次想起了我，記得我是寫小說的。

我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明白自己不算是個非常好的老師，但我會用心去教好課程，盡量把枯燥的課程講得生動有趣。比起一些老師，我較有語言和文學的優勢，也因此自信自己的課還算上得有特色。

我往往把課上完就離場了，一些老師卻和學生保持着課外聯繫。有的老師第一節課就與學生建立電話聯繫或建立後來的社交群圈，不時與學生聊天飯敘郊遊，溝通聯誼。對比之下我也偶有自省：對學生是否不如他們用心？

十八年後巴士上的偶遇，令我想起了德國一名哲學家的話：教育的本質就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召喚另一個靈魂。我認爲這些「搖動、推動、召喚」，多是在課堂上潛移默化地完成的。

深夜裏我們常會不經意地想起一些人，他們是在生命中曾留下過痕跡的人。這當中除了愛過恨過的人，還包括「搖動、推動、召喚」過我的一些老師。

一個十八年前的學生如此記住了我，令我相信：至少，我不是個差勁的老師。下車時，我對她說：謝謝你還記得我。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一方水土一方菜

最近，一位老鄉請我在北京新開的一家菜館吃飯，餐廳老闆來自老家南通，據說他在狼山腳下的餐廳每天客滿，因爲菜的口碑好。這位老闆聽說北京餐飲市場大，最近就來開了家分店，我們算是來嘗新。可一吃，就覺得味道變了，帶我來的那位老鄉直搖頭，說口味比南通本店差了一大截。先是食材有變化，芋頭紅燒肉裏的芋頭不是江蘇本地的，而選的是北京市場上的廣西大芋頭；還有就是口味偏鹹，老闆解釋說考慮北方人的口味，有點菜雖然未添減佐料，但味道仍有差異，我們歸結到是否做菜的水質不同，所謂一方水土一方菜。

地方菜魅力在於就地取材，食材、水質甚至氣候是獨特味道的關鍵。市場經濟下的餐飲業，追求品牌化的工業化複製，地方菜品牌連鎖店應運而生，粵菜是最先北上的，上海本幫菜等隨後，中國交通運輸的發展，也使得海鮮餐館也進軍內陸地區。小南國是本幫菜大品牌，連鎖店開到香港、東京等地，工業化管理嚴格體現在各地區菜品定價幾乎相同，食材統一。但我們到上海，卻不會去吃小南國，而是選擇未到外地開連鎖店的本幫菜館，還是因爲食材未被過度工業化計量，鮮活正宗。

近年，高消費的粵菜、本幫菜淡出市場熱點，來自杭州的杭幫菜以中低消費迅速佔領各地，但北京外婆家、綠茶餐廳有的菜品就空缺，因爲北方無此食材。

地方菜，就是根生在本地本土，離開滋生的水土，地方菜就失去了地道的魅力，嚴格意義上說，地方菜是難以異地複製的。但市場經濟的工業化複製與市場需求，使地方菜連鎖店應運而生，蓬勃發展，情感消費成爲一大動因。因爲遊子在他鄉吃到自己家鄉菜，即便口味有別，總能一解鄉愁。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1862時尚藝術中心

「1862時尚藝術中心」的名字非常特別，原來那是在上海浦東新區黃浦江畔，由舊船廠改建而成的文化場地。顧名思義，場地包含了歷史意義、時尚和藝術於一爐。

上海百年祥生船廠始建於一八六二年，直到二〇〇五年才結束營業。隨着上海浦東一日千里的發展，大量舊建築物都被拆除或翻新。可是，在黃浦江畔見證時代變遷的船廠不單獲得保留下來，並且在日本建築師隈研吾設計之下，改建成爲歷史與現代互相結合的新式建築物。新建築物包含「船廠1862」和「1862時尚藝術中心」兩大部分，當中既有展覽廳、劇院，並有餐廳、酒吧和藝文空間。由於環境獨特，既充滿藝術氣息，亦有悠閒寫意可供聚會的飲食場區，故此能夠輕易凝聚年輕人流連及參與活動。

設計師在建築物與江畔之間，以人造石塊興建了不同層次的階梯，並鋪設綠油油的草地。當中更分別開通緩跑徑和單車徑，讓不同遊人可以跑步、踏單車，甚至是或坐或卧地在草坪休憩。建築物的外表都很新穎，遠看令人以爲是全新建設。建築師於內部刻意保留了一些具象徵意義的部件，例如劇院觀衆席兩旁便有兩條偌大的生鏽鐵管，讓觀衆可以依稀想像從前待修的船隻駛入船塢，現在已變成歌舞連場、文以載道的表演舞台。

香港的發展局近年已積極將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進行保育，「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亦已至第五屆，某些已重新啓用的歷史建築，例如油麻地戲院、饒宗頤文化館等，都能開展重生的一頁。不過，好些建築物位置偏遠，而且用途單一，故此即使活化了，仍然欠缺普羅市民的熱情參與。

「1862」是一個很值得香港借鏡的例子。雖然位於江畔，但其公共交通十分便捷，距離上海地鐵四號線浦東大道站或二號線陸家嘴站，分別都只約十分鐘路程。而且場地全年都安排不同的節目，只有不斷吸引人流，場地才可活化。

文藝中年
輕　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同情心治病

醫患關係對病人的感受和療效很重要，這點誰都不會否認。過去西方提倡「公事公辦」，醫生與病人保持情感距離，以便建立權威，冷靜、專業地處理病情。最近幾十年，這種傳統模式日益受到質疑、挑戰。

美國新墨西哥大學教授、「綜合醫療法」（Integrative Medicine）創始人David Rakel發現，對患感冒的病人，是否碰到一個善解人意的大夫，結果大不一樣。如果醫生顯得富有同情心，病人痊愈平均加快一天多，而且症狀明顯減輕。另有研究表明，治療抑鬱症的「神藥」Prozac的療效僅比一個善於傾聽的醫生好一點點。有關大夫傳達自信、樂觀的態度，重症病人因此轉危爲安的民間傳說就更多了。

同情心能治病聽來也許不足爲奇，因爲人的情感、心緒對身體健康影響巨大。心理狀態不同，可能帶來截然不同的治療結果。但人是否富於同情心難道不是與生俱來，無可更改的嗎？哈佛大學教授、麻州總醫院的「同情醫學」教育家Helen Riess卻說不然。多年來她致力於幫助醫療工作者培養感同身受的能力，這項服務受到各大醫院甚至其他行業的關注、青睞。

對病人友善、理解符合醫生的職業道德。但「同情心培訓班」不光強調醫生要意識到個人偏見，不輕易評判病人，而且自己首先要接受「情感治療」。情緒低落或過勞、焦慮的醫生不適合治療病人。

近年來，有條件的同胞選擇赴美求醫，除了相信美國醫療技術先進，還因爲能享受更好的服務。所有的「軟實力」都需要硬件的保障。國內一個醫生平均每天要看五十個以上的病人，自己的身心健康都沒保障，想要表現得耐心、同情都不可得吧。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怪異的《In.visage.ble》

鉛字肖像
楊　騏
逢周一、三、日見報

從年頭開始算起，在本地上演過的現代舞作品數量已是相當驚人。以二十分鐘左右的短篇作品爲例，從香港藝術節和三大舞蹈團，到小型舞團自己舉辦的舞蹈平台，已有不下三十支舞。但說到近期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是這支連名字都很怪異的《In.visage.ble》。

當劇院熄滅燈盞陷入黑暗，細碎的電波聲夾雜沉重的呼吸聲在暗中蔓延開來，令觀衆頗有進入了鬼屋的感覺。我們的視覺被封閉，但聽覺卻隨之靈敏了起來，詭異的聲浪在耳畔愈發清晰，舞者在黑暗中起跳或墮地的聲響也讓觀衆不禁猜想他們的肢體動作究竟構成了怎樣的畫面。

接着台上有人打開了手電筒，在光束短暫又急促的掃射中，舞者們的部分身軀時隱時現，但我們仍看不清他們的動作，依然需要憑藉想像來拼湊舞台上的光景。而當越來越多的舞者打開電筒，我們終於得以看清他們的身形，甚至照射出了部分舞台的布景結構。台上和台下充滿着「窺看」的慾望與「被看」的制約。

最後當舞者們都已撤離，舞台的燈光全數打開，空空如也的台上僅剩一件白襯衫、一張椅子，和椅子上的骷髏頭骨，卻沒有「人」的容身之處。眞相只有一個，但觀看的角度卻有無數種。黑暗中我們只能靠舞者手中的電筒發出的光亮來視物，電筒的光束就似一道道目光，而我們目力所及的都只是舞台的一個角落而已。被照亮的部分，或許只是他人想讓你看到的冰山一角，我們被賦予的權力和知識的同時，也不免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全然的自由、全然的正確，就像物理實驗中的「理想狀態」一樣，是不存在的。

年輕的編舞者Ivan想以現代舞來探究身體、光線、聲音和人的存在之間的關係，對不常接觸現代舞的觀衆來說，這支作品或許太過抽象，不易消化。不過，這也是現代舞的魅力所在。現代舞是逆反古典芭蕾的存在，它的動作不必精準到萬無一失，敘事也不強調起、承、轉、合的格式，反而很注重「片刻」所帶來的快感，一些碎片化的情緒或思考帶來的衝擊，反而更引人入勝。在似懂非懂之間，任憑你的想像力遊走、迸發、綻放，將看似不易消化的作品化作一份獨一無二的體悟。

內地人看香港

港人的眞實生活到底怎樣？內地人各有看法。一位友人在西北某城市工作，首次來港公幹時，去了新界幾個地方，她回去後在微信中稱，香港給她的印象一般。另一位女士來港探親，住在親戚家中，回京後對我妹妹說：「香港人好像挺窮的，特別是房子，小的轉不開身，你姐在那邊一定很不容易。」

我妹妹的閨密早年從北京移居海口，在那邊打拚多年後發達了，我妹妹去海口探完她不久，來到香港探我，在我家位於元朗的房子裏，記得她這樣評說：「房子不大，樓梯太窄……」之所以有此看法，是因爲她剛在海口看了別人家的豪宅。

也有內地人盛讚香港的，讚中環建築、尖沙咀海景、市容潔淨有秩序，以及美食多商品豐富、孩童有教養、女人時髦、男士有型……

有位友人曾這樣問我：「鬧市的高樓大廈有多少是政府的？」我不懂怎樣回答，但仍是說：「政府應該佔的不多吧？一部分是公司集團擁有，更多的是家族及私人擁有。」她即讚：「不得了，一代代人的積蓄，不動產從小到大，從少到多，港人該是多麼富有啊！」我說：「香港還是有不少窮人的。」她說：「見到商店、餐廳、超市等許多地方都有招聘廣告，列出條件都不錯，只要肯做，窮不到哪裏去吧？」我說要看怎樣界定窮富的標準，這個問題需慢慢討論。

紅塵記事
慕　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三見報

全民造星之弊

「一人一票」選偶像，全民造星，這股風氣最近還是颳到了香港。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熱議某香港電視台趁熱推出的男星的選秀節目，因造型和主題曲過於MK，甫一開始，收穫的吐槽就大於讚賞。

事實上，香港從來就不缺選秀節目。四大天王之一的張學友，就是選秀出身。若不是因爲參加選秀節目，他恐怕還在機場做一個地勤人員。選秀節目確實有助於找到好的音樂苗子，加以培養，假以時日總能再出天王。

不過，時至今日，玩法變了。品評一個選手有沒有實力、能不能出道的評委，從專業人士，變成了粉絲。儘管捧出李宇春、周筆暢的那一屆超女，賽制就是全民投票。但那之後，因種種原因，最終決定選手去留的，還是專業導師。而今，選擇權交給了觀衆。韓國的Produce 101，是全民造星的爆發點。到今年的《偶像練習生》、《創造101》，這把火燒遍神州大地。

由於是全民造星，被造出來的「人造衛星」，天然帶有粉絲吸引力，去到哪裏，都是人山人海。還在比賽階段，就能開啓強有力的「號票」技能，動輒催票上億張，而其背後的粉絲金錢投入，數以百萬元、千萬元計。出道之後，在機場或活動現場，總能吸引大量粉絲。前不久中央電視台的某檔新聞還不點名批評了某些明星的粉絲，因爲過於瘋狂，追星追到機場廊橋和登機口，造成了堵塞，影響了旅客的正常出行。

就在這兩天，在北京的一個剛新鮮出爐的女團去了某公司辦公大樓「掃樓」。聽朋友說，當天上午，就有不少粉絲去現場等待，甚至有粉絲混進了辦公大樓內。偶像們抵達後，爲了一睹風采，人群向並不寬敞的活動場地湧去，場面頗爲擁擠。

偶像產業，除了需要完善的偶像選拔、培養機制，恐怕，粉絲運營、管理制度，也需要相應地建立並完善起來。唯有這樣，才能在全民造星之後，讓整個產業良性、正向地合理運作。

閃念
大　千
逢周一、三見報